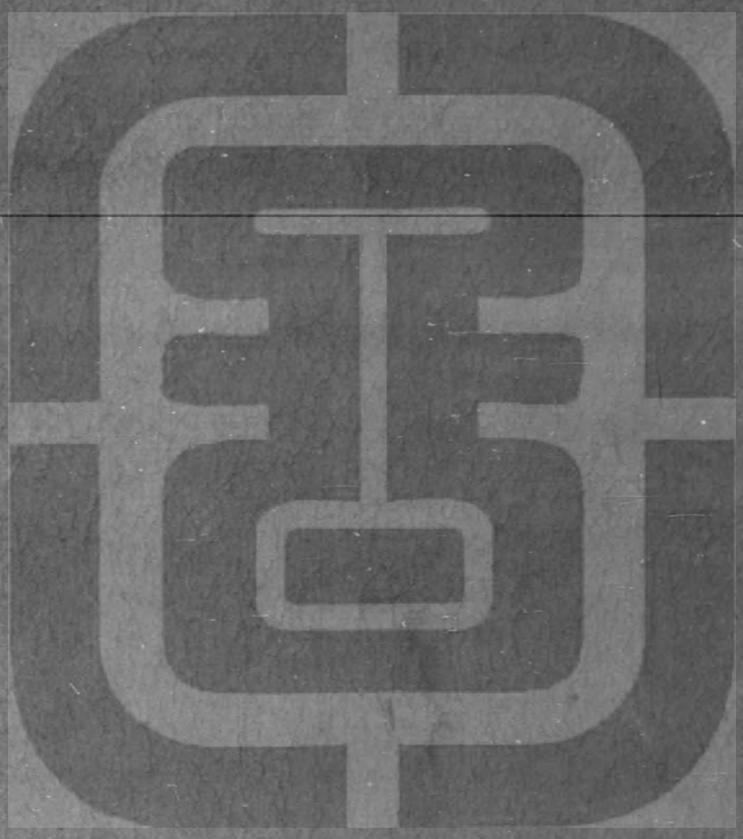


15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十五

著述

題草象書後語 沈懋孝

嘉靖中余待詔公車館于靈臺即薛生家生為余言內  
臺之占天也多耗牒術頗精恨疇人子弟無高才達識  
足探玄微者然而其書有世傳不比外司天也曾微見  
三元曆西域回曆授時曆議玉曆志萬年占法等書

數百冊皆汗竹文無刻本彼時以國之厲禁即見不敢錄遭人不敢問蓋有之矣我未之學也後在史局自以古稱太史在下祝間紹重黎後董天官不治民慨然曰史氏不知天可乎取步天訣握之掌中仰瞻三垣或登五雲城上當秋氣澄鮮曉天欲曙時歷、指教之一天珠斗在我抱中嘗商于蒲坂張先生思以研精此事則戒之勿竟學曰此事干涉不細劉誠意後無敢肆及此者而余友戚希仲哂之曰蔡中郎精知此事其直東觀也以數笑不精不敢任天官志君欲學耶必有離朱目

力隸首研竅乃足辨此余生視短又不甚諳勾股章蔀書希仲雅謔之于是棄不復習粗知大畧而已後登朝掌制命注起居日簪筆法座傍時、仰見法座上有範金渾儀在焉北斗近天南之半迤北都無一星心竊疑之以問閔中馬先生則教之曰天形空清徹四表而地平在其中間上去天八萬四千下去天八萬四千地缺東南昂西北故自北斗紐中之後非無星也乃掩于地形人目不能及之矣日月去天尚遠各有躔道只在盤上行地掩之目不若以見不見者為升沒也今觀趙氏

革象書言日係晦明寒暑皆以地隔之耳信夫馬先生之言確而有徵又媿不逮前輩矣余嘗論之古今稱堯能則天敬授人時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夫天與日月五星一氣耳遲疾順逆乃各不同非損益盈虛別置零閏當何以節宣其變乎自聖人仰觀昊穹準以象計以度測以教用能知其進退宿離遲速分劑之詳後世造曆時小有減節誰能越此摹者孔子所云春王正月行夏時易革象以治曆明時軻氏云千歲日至可坐而得者此古今常法耳不難知也王者重農

農時頌正朔與天下臣民共觀之此何干禁典哉若夫占星候氣察祲考祥此是織緯占書與古來曆書各自一家子國氏有言天遠人邇瞽史焉知即今織之靈府以杜妖誣絕神奸顧不有苴世道乎此亦神而明之義也余覽革象書聊伸一語與後之究心天文者共揚推焉金華宋景濂王子充二先生非所稱博達君子者哉兩序具在犹然言之不足將草于禁耶肄習不及耶余何敢妄談此事

題宣和譜之前沈懋孝

昔宋王安石執政時其深心以為宋之受侮于遼者至  
亡狀矣不可不一決而思購金人以聞之然非積金錢  
千萬則不可動宋既疲于歲幣財殫竭甚故建清苗間  
架征榷賣度諸新法計以尺寸籠天下浮財而又慮其  
名之不義故駕大言于法堯舜用周禮籠蓋一世于耳  
目之外其術已踈矣安石以公議羣譁脫擔去授手于  
呂蔡諸人其後竟得購金以滅遼宋之君臣自謂大懟  
既去天下安若置孟又何虞之與有于是倡為豐亨豫  
大之說徽宗因放懷娛意于良獄前羅四海奇木珍華

靈禽巧石為燕清之奉細旃筦席上日夕吮墨含丹廣  
收繪画法書萃之庫內府其宰臣諛而成之今所傳宣  
和書画譜者其遺也一夕金人九道南下以二十萬衆  
門南薰二十里而軍以八道兵厭塞援兵諸路縮絕其  
口于是邀宰相出見結約且求索席卷囊收不自月  
而汴京縣釐舉族比轅正如持繫者掇足飲臍舉之輕  
若毛羽焉蓋自古亡國必有潰決之形式微之漸未有  
喪牛于易若宋之堪笑堪恨也者豈不哀哉嗟書画  
清品也山水華石雅具也而禍發于童貫一言之悞謀

決于罕粘一人之詐夜半軍書忽入舉國倉擗名問宰相扣頭亡策及微欽父子出馬上縱橫涕泗曰宰臣悞我亦晚矣千載下覽宣和之譖憤崇寧之奸乃知鄉來滿朝賢士大夫竄斥旁皇死于海外絕徼者真可頓足而傷嘆也浚民脂膏橫挑邊隙入無法家正人凋喪風雨飄搖大厦傾家不亦宜乎

書鄱陽洪氏泉志後沈懋孝

泉法始于燧人以輕重為天下黃帝始創十二銖其文見封禪書至秦漢乃盛行亦代有沿革梁顧烜始志其

事唐封演宋金光襲董道之徒從而廣之至鄱陽洪遵氏乃始摠論其凡烏博考紀傳下逮裨官以及士大夫家藏古文者如太昊少昊神農氏之金數百種參合準定為書十五卷凡正用之錢七十五偽用之錢四十二年代不詳之錢三十四刀布之品三十七外微烏戈安息諸國之錢八十五異品之錢三十二神品之錢三十三天品之錢五莫不圖寫摹劂辨別肉好載述年代詳厥體制與夫銖兩分寸小大方圓輕重厚薄之異等蓋古來泉志亦畧具此矣遐沂皇黃邇沿近代徧行中土

旁及要荒莫不范治五金均敵萬用彼富勢之囊充叔  
鉅億至貫朽而不可較市販村兒衣襦把握間即有款  
文亦不可以一啖而充果然之腸此人世所以賴之若  
性生也子長記貨殖晉史論孔方閔天下通塞生死之  
權幾與太上並亦既洞世故而徼人情矣神龜地馬浩  
浩乎行天壤通八隅舉世受其播弄驅使唯日之不  
足無飽煖之娛聲色之好常操托一世人之命而密握  
其樞吁何為其然乎誰識所以不然乎意者金于五行  
孕土而孳水土浩穰無垠水汪洋無涯金之東轉土受

其富金之西轉水助其流大鈞且由以出入曾是天下  
國家之出入而不由之乎若夫荆楚歲時記言牽牛婺  
女天帝貸之天錢三萬久負不還被驅管室之中而北  
落果有天錢十星洞冥記言漢武升望月臺上帝遣青  
衣神童遺以鯨文大錢各五枚寘之懷中其言詭譎若  
不可信然神理不測天府自有天錢也亦未可知史稱  
秦時宮中兩金皆作龜文此又何說也譚子之言曰文  
蛤含珠一線陽光神龍奮甲而來爭金丹九轉紫泥不  
回百神騰空而吸去豈獨人間此物亦通天府余問之

宋司馬言帥師拔三韓業已復國再勝會有傳玄陽真人使青鳥銜來百戰神符者幾欲拜受之矣而叅佐謂天上多官府紫微禁近約得百萬錢為謝神符乃可用其時軍前正餉金五萬尚不能支再戰此謝直無從出遂再拜檄還之不可曾不救日乃失利于碧蹄此則現前已事若可知若不可知又余所難論也嗚呼世之大入君子如首陽抗瑋節關西畏獨知則此君之威怕死或不邇殖者如商王不顧視者如莘相則此君之黨構必散吾輩迂豎儒執此如皎日何必瑣、稱烏保灑削

女懷清之屬感憤嬉詈搖弄其筆端哉排金入紫自昔而有之故叙泉志

崔氏考注中說序 沈懋孝

河汾王仲淹先生著中說十篇以擬論語相臺崔子鍾氏小之分其書為二十篇曰內篇外篇雜篇頗為糾正云其所稱醇如者為內篇此宋儒格內語耳醇稌丰者為外篇其稌篇則多超格越世之談矣子鍾氏夫乃費評駁而失于大論乎余讀仲淹書竦然盥手改容起誦焉如魏徵問聖人之道王子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門

人曰魏徵何如曰徵也去此矣尚未至彼夫彼道之方也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從無去逝无也其無至乃至乎此教言者窮神達化未易窺也如曰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又知各有契吾安得圓机士與之談九流乎博達哉可謂包蓄宏妙已如賈瓊請簡人事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曰不可莊以待之信以持之來不拒去不隨親之不得疎之不可談如也顏如也其練世之言乎如楊素勸之仕王子對曰疏屬之南有先人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供饘食彈琴咏詩道義足自

樂願時和年豐受賜多矣處權勢間抑何孫而有体乎或問竺典曰西方聖人也其教施之中國則泥問神仙長年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久生奚為甚矣人無厭也斯不謂之達論君子哉凡崔氏所謂純駁半者大都如此崔所棄者皆余所茹若其醇如者余無庸再三申之矣嗟乎自顏氏子淵沒孔子之學久矣傳者有仲淹後有伯淳皆顏氏傳匹皆不得志于時又皆純明早世每為撫卷惜之今天下王伯安暢陸子靜之緒薛敬夫沿朱元晦之粗故孟曾兩派世尚有傳獨顏氏學千載不

傳祝予之嘆痛何可言余敢備論焉以俟知道者

題孝感楊夷思先生懷師錄沈懋孝

往在壬申癸酉間晤近溪羅先生于京邸論學有契為  
余言心齋王先生格物之指曰物有本末本正物自理  
故家國天下一以修身為之本又言心齋傳顏山農山  
農傳何心隱此一派真寔懇惻不比浙中余時慕心  
隱未見其論學之書今得楊夷思敘述其師梁夫山之  
學乃知何心隱者即梁夫山之別號因得沉潛其學脈  
如再覩近溪羅先生頓豁三十年前之慕想矣蓋自宋

南渡以來人溺于傳註考訂之學故陽明先生出直指  
本心從獨知入髓處今後學反照內求而真偽之閑始  
破彼一時也未學私心自用浮湛圓巧借良知之門入  
巧利之窟故心齋先生邈言格物于正本澄源之處今  
後學敦行樹標而真偽之閑益徹此又何言也至如梁  
先生言堯舜對局道大行統合于上孔孟對局道大明  
統合于下又言天地交而萬彙生君臣交而豪杰用師  
友交而英才成皆慨然自任以斯道之重可以俟聖人  
于百世矣余衰遲嗜學何幸得聞之願與二三君子砥

礪再申焉若夫道大不容言高得忌亦古來常事顏路  
 之徒于匡陳宗蔡間蔡季通被収于講惟之下幸而不  
 死則師友相從矣亦復何云民生于三有忠臣有孝  
 子則必有義士高朋如我夷思楊先生者自足不朽于  
 天壤之下矣

論語筆解 沈懋孝

孔師之言論見于家語禮記及孔叢子之書甚有言之  
 精者矣其載在莊列淮南諸篇者或踏駁不精即子思  
 子曾孟二子所述孔師言又皆非論語中有也想其佚

義多矣說者以為天子沒四方之徒七十二人各以所

聞來會夏禮記為三篇傳于齊魯間七十字自為之言卜子先生之學則與指微言所不傳何限

况超然言表孔子所不及傳者乎後儒得解者絕少代

不一二人道之難明何惑焉始余年十五厭俗師句解

自以其胸中所快爽而開入者自為之解牽連書之每

教日乃以朱註一為叅證自喜以為正文甚明曉此可

無法而知之耳今人動稱朱注為功令如法家者比儼

之嚴一字不可動遂使吾輩後來英雄繫其手指斤

墨守無以發揮自得終夜思之良可扼腕正不思孔子

與二三談笑春風泗水之上雍容終日無所而不可道  
將其意相發迎乎抑教墨尋行如復孟學人言笑也頃  
得唐韓公退之李之習之所解論語一冊兩疏若列眉  
而風致各殊有缺而不解或解以一二語或纍牽入他  
書者韓自有韓之論語李自有李之論語何必盡同皆  
出其胷次中然都非後來可及此所以能傳朱元晦晚  
年亦悔其注書曰可惜一生心力埋沒故楮堆中故有  
獨抱瑤琴過玉溪月滿虛堂下指遲之句乃知漢晉人  
解經只攷訂字義或就本文語脉上略下一轉語更覺

義永長也嗟乎余欲無言、不盡意盡信書不如無書  
孔孟深心千載如睹有甚解乃更不解有不多解乃勝  
于解者此可與知者道

題司馬相如封禪書

沈懋孝

余登泰岱蓋日麗之前有五帝封禪臺云臺廣如庭全  
石類玉高幾丈許似非此山石色而萬仞之巔斗絕千  
盤何因致之殆甚有奇秦漢唐宋以來人主有事此山  
者其碑版或剝或缺或具在焉所云七十二君祀典殊  
義者則邈乎無從論之已太史談之言曰天子接千歲

之統始建漢家封余而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其命也夫  
當是時武帝綜羣儒議封禪才如長卿又武帝所題之  
為飄飄臨雲天下工為文者故草封禪一書將獻而病  
渴且死自恐不得附名其間以草屬之妻孥及帝果遣  
使詔問相如死亦何言是書始得上聞到今傳千載以  
此論之時文士雄心耳以為獻諛祈恩澤者陋也余惟堯  
典稱曆教在躬孟子稱堯荐舜于天受之及舜嗣位  
後四巡祀四嶽皆如禮所謂封十有二山者其正文云  
爾也後儒見秦皇漢武宋真諸君夸誕不合典禮又恐  
啓後來車轍馬跡徧天下之漸故力詆封禪非古禮嗚  
呼五帝禪臺猶在其得委之荒莽乎姑記之俟博雅君  
子表其說云

路史序 沈懋孝

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國名  
記七卷宋廬陵羅浣所著書浣之名不登宋史亦不載  
藝文志予頃得之秘府乃始校而傳焉或曰路史之名  
何謂也曰路史者太史也尚書春秋均之為史而此獨  
謂之太史何也曰道莫大于三皇德莫大于五帝功莫

大子作者皆諸史所略是書獨詳故曰路史者太史也  
曰路史表二靈以冠十紀復肇以初皇何也曰三極有  
元萬物有祖初皇者三極之元萬物之祖也然且揣摩  
為名耳非有姓氏政績可述也諸史之言蓋古氏首王  
天下擘析堪輿提挈日月其言大而亡當路史削而不  
錄肇以初皇以端始也其名則洞神部紀之矣曰昔人  
有言三皇之事若恍惚五帝之事若存亡恍惚存亡間  
廣為哀采無乃擇焉不精乎曰談史事于邃古者病其  
畧談史事于近代者病其煩、則鮮要畧則寡原仲尼

曰作者七人矣蓋指羲皇以下者言也作者之謂聖作  
者無紀述者何稽結繩之代簡策無傳鴻號僅見于六  
經而諸子百家稗官野說頗有載其片言隻字者第雜  
亂無統浮偽不經路史作而旁搜旅撫傳信傳疑按部  
班辭各歸其所譬如累寸絛以為錦斐然成章矣故能  
上察天文下該地理中盡物變窮鬼神之狀究禮樂之  
根明世運之汙隆分姓氏之原委論生死則徵神仙之  
妄闡性命則闢佛老之非崇封禪則舉告成之典羨封  
建則顯公治之端凡意有所會義有所疑即以評斷參

之評斷不足繼以發揮發揮不足輔以餘論自是遠古之典粲然復明向之恍惚存亡昭如指掌用心亦以勤矣曰路史絕筆于夏后氏削商周不錄何也曰此路史微意也仲尼叙君道首二典叙臣道首三謨皆以粵若稽古引之明非後世可及稱至德于周獨歸文王其于湯武之事闕如也易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平生褒許惟此一言微意亦可想見故成湯放桀自負慚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德自此衰利自此競後世篡奪之禍自此始故路史略而不錄焉羅子以博聞強記于書世不

讀布衣草履觀時事艱危陸沉文史勒成一家言拾記載之遺文完千古之缺典功亦不細若參之以史記之帝王紀蘇子由之古史夫乃立同之眉鏡乎即不然者亦文林瑋寶也傳何疑焉

七畧序 沈懋孝

七畧者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燔典籍古來文章蕩然漢興大收篇籍除挾書律廣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建藏書策置寫書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自六經以及諸氏百氏蓋亡

不充入焉至成帝時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典籍大備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焉會向卒詔其子歆續父業于是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種別而為七畧故其書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其間頗出入異同存者蓋六畧而輯畧不復可考見矣嗚呼載籍之興始于繩契以上自聖經賢傳以及名人

杰士所作述九流衆技雜出其間者終年無能窮其旨業世不可殫其業可謂博而肆矣然求之未嘗無其要至要出于至詳在類例分明而已類例不分學術所以不明蓋書者所以載學術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學術之異人殊自非大雅宏博為之簿判區別撫未探本溯流極原分其類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從求之此七畧之書所謂有裨于宏覽也獨所謂輯畧者會粹衆說摹契精義以究大道之變惜其湮沒不傳乃若括囊大典統壹聖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

為六藝畧兼儒墨推道德列名法農雜者流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為諸子畧揚風雅正侈麗是為詩賦畧具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是為兵書略歷象五行形像占驗著龜夢卜則為術教畧砭劑脈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則為方技畧蓋其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學者開卷間得以覽群籍之梗槩審學術之所存博歸其要詳不取衷其功豈渺淺乎哉向歆父子號稱博極羣書世膺文史之任其時載籍充乎內府受詔校理參合同異別白真偽刪去重複是正脫誤門離戶別條同貫共稽厥本旨

明著于篇古人學術之槩指掌到今者伊誰之力也故嘗論之十二野以分天之綱要在明疆度九州以分地之紀要在明疆界七畧以分書之例義要在正譌知原而已厥後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皆因于七略而劉氏為鉅其書六藝凡九種諸子凡十種詩賦五種教術六種兵書方技凡四種今藝文志所存六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漢至于今二千年間書籍盈天下倘有刪述論次之者比于宣尼表裁之義亦一大業云

截蒲編序沈懋孝

蓋沈子少而負也不能儲人間未見書性又甚魯不喜從學究筆章、句、而學究為往、散帙滿樓疾讀教千言吟哦恣弄以為樂讀已了無半字掛胸中祇覺古人靈氣網氲薰襲津、浮、在意想間而已旦日人或問卿昨日所讀何書嗒然無以對時之人不謂能也異時以告同志咸亦仲亦仲曰讀書太多能減人才書所言淺我所自有者精古人往矣當不復挹其面所言者楮上物耳言或不盡傳之或不真俟後學者曲而暢之其義

乃能圓貫今人古人若相為掇也我肯以靈明一掬者載之兼兩倚頓其間哉沈子聞而心是之其居里中時與同席硯者所喜諸少年浩歌東海之湄見初日在芙蓉寒塘淡明月相頤而樂之因剪青梧枝淋漓墨汁肆意狂書比于碣石談天燕臺得駿興會廳舉何所不極任其援手去之寥廓此雷鳥散而雲沒久矣不謂諸生輒睨其後收拾細疏零牘次其歲月前後四十年間得如千卷以遺予曰此故君之手筆是家君碎金也則我烏乎敢抑生長菰蒲中有似路生截蒲事乃窈比而自

序之

叙漢選鈔 沈懋孝

漢文選輯之指則昭明白序者爛、稱備矣自騷人宗本風雅大昌厥詞奇文奮飛光啓兩京窮變極妍于何不有于是班揚張馬沿流而馳之九變復貫逾工彌麗江左風流霞輝虹燦英人哲匠並出此鏤金之中又有金烏錦之中又有錦烏天下之精心與斯文之絕饒並注而交映可謂奪五緯之寒芒濯四溟之濤采郁、斌斌乎文哉極此六百年之宇內矣昭明氏適生其時六

朝之末景亦東姬之餘勝也乃築金臺集詞客以副君之力温文之品合鄴架之儲收東觀之緒積精揀于數年掄瑋撰于七代明兩之離既照四方叅三之耀能羅萬象故此時應有此書此書既成乃應獨有千古彼粹唐鑑宋淳氣薄而異米滴曾是何物得參方明而偶駭耳乎彼誠有托見所長即不得仰方孔公之綜六籍夫何殊乎子長之接魁本孟堅之躅楊劉也士不生其時獨言獨為烏乎成名信然哉信然哉故騷以經稱尊所自出不忘始也非漢之撰乃漢之宗兩都以下漢氏乃

獨有其麗賦十九首蕪李以下漢氏乃獨有其古詩過  
秦以下獨有其論出師以下獨有其表逐客以下獨有  
其書封禪以下獨有其符瑞其他客難蜀檄七發連珠  
者流咸各自立規繩不摹往匠後者邈而莫追前者曠  
若無始選之元傳此其故欤補選者上載詔文下採封  
疏此兩端尤漢氏鉅製亦自為千古而昭明顧弗備具  
令補者乘瑕而入焉則昭明序義固已略言之元如此  
以責弗備則管孟荀韓劉呂兩司孟之撰可勝取即可  
雌黃進退即藻潤之義益又無當爾已進九錫不錄後

出師如素絢之逸而素中之入也取彈奏小文不錄晁  
賈諸大議如曲議之詳而周禮之缺也筆下眉前當机  
取舍適與不適會有宜然九京可作質此無從譬則東  
都名園綺石琪林以為池亭館榭之娛亦何元移長河  
而轉太華乎故左國禮教典則之府也其文武之遺乎  
國策謀議智辨之圃也其管商之變乎史漢國紀冊書  
之林也其二祖之烈乎而選者翰墨光華之海也其騷  
人之瀾乎不經而經之精在焉不史而史之英粹焉不  
子而子之略通焉蔚乎豹文沃若朝采懸離結綠文犀

明璣狀之乎文房干將青萍烏號繁弱儲之乎武庫羨  
矣富矣觀止此矣是為來葉文集之冠何疑焉昌黎杜  
陵始變茲軌變不謂此也而選之精美忽然墜地嘗撫  
卷惜之子瞻即多才烏能測選之重溟哉遂令昭明氏  
猥以賤陋蒙訊一言駟追云何能及古人所以論之乎  
眉睫也今者所選安能盡追昔人亦不泥其故輒能為  
昭明也者乃能不為明昭明也

荆蔡氏蒙引補正序 沈懋孝

嘉靖中余嘗過滁有老博士者逮事陽明先生王而能言

蔡介甫之事王先生也介夫止滁日王先生為同鄉日  
夕譚學其于四書五經傳註家靡不就正焉王先生重  
其辨博時為是正然不謂之是也一日約介夫及徐曰  
仁三人至庶子泉上盡屏人徒王先生散服登陟登瑯  
琊山至深處就菜啜于野人相與談易者二日夕介夫  
始納拜稱弟子在半歲後云今觀介夫所著蒙引行于  
世犹然介夫學耳亦未謂王先生之學是嗚呼道可易  
言哉自王先生倡致良知之學以掄朱學末流汎濫之  
弊此是主張斯文大剖判處為功甚偉蓋淵源于象山

慈湖証發于白沙甘泉不謂無所本其于孔孟之學蕩然朗然推之何所不合而世之譁者至今未已今王先生雖從祀在庭乎博士之議從祀不與先生者半亦多喙而罕中矣嗚呼一指隔天咫尺萬里道可易見而易言乎哉顏淵氏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言先博後約也而稱先後者徒以循、之義轉注之者耳孔子固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以為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乃其所以畔道也易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而不蓄其德孔子所謂多學識之而予則

非也孟軻氏稱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宗指之最高者乎于是王先生之言曰格物以致吾良知猶之乎學問以求放心多識以畜其德無二道也約禮在博文博文所以約禮約者博之意博者約之功斯不亦明白簡切庶幾孔孟之指哉故王先生雖不解易然知易也介夫解易者也非知易也今吾既求之有文之易烏得不詳吾苟不通乎無文之易則烏乎用吾詳孔子讚易所謂言、析之字、訓之矣猶以易道無窮浩然有加年之歎則夫自漢以

明文海 卷之三  
來至于今訓蒙之家日新日盛其言雖有大小異同孰  
非天竅之自流孔子所望于後生者乎又安知非孔子  
之易堯工瞽而並存之以就衡量者乎故以道眼觀則  
言、忘也以俗眼觀則言、障也道非一端人徒其所  
入以為入會詳乃得要、不詳則不知要此言要在詳之  
中知約乃該博不約則不能博此言約為博之主博約  
之間可後可先在所自得可博而不博在所自悟兩忘  
而化之、謂道並進而得為之謂學約而能博之謂大  
博而能約之謂精通此者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其于易

也幾矣夫孔子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又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齊戒以神明其德介夫之學博矣而守  
為未化雜焉未一尚有多端是其神明之者有其未及  
也乃其博則吾所不廢也故循介夫氏之說參之諸家  
語考正而補之以俟達者再補再刪焉道固有一語不  
傳者有片言立解者亦有千慮百慮而始得之者又有  
千百言不倦原非得已者又有其書五車妙處終不傳  
者是書幾千萬言聖人其舍諸

選鈔副本序 沈懋孝

往隆慶戊辰余在館中奉館師先生教日讀左傳國語  
史記國策而漢書文選者必期誦教爛然乃止則又取  
廣選補遺並選而校鈔之時有臧孟烏萬歷庚戌余在  
館以原本寄兒子鍾墨渝紙散已成舊物今又十年許  
再有臧孟鈔一冊付次子鉉比之曹溪之衣曲阜之履  
將世以為傳意自珍之近有吳中纂註亦便持携覽誦  
如吾所鈔者又其精鏐選駟也世嘗舉學選取穠語儂辭  
夫穠儂者賦家相沿習耳翻是其不佳處若乃清英特  
存渣滓盡汰韞畜淳泓含有異采不發穎于論議而見

大力于風骨接續無痕涵胎衆妙玲、振玉落、轉珠  
令人忤舞三嘆言之不及此真天下之奇也唐宋人以  
其局于穠儂也變為議論長言繁稱諧以俚調足而倡  
之幾隔仙凡矣談者至欲請葭灰三年斗滌去從前腸胃  
中所入近代物真知言之貫哉年老讀他書皆易厭惟  
此藹之不可盡餐沈湔吸瑤漿直快吾之欲耳昭明異  
代人何必能首肯我也

七言律詩韻編序 沈懋孝

自沈宋以韻洽聲諧取高一代蓋綜述虞典依永和聲

八音克諧之旨犹尼父論樂乃歸之翕純繳繹盈耳洋洋此微理可思也吾祖休文自謂靈均來此秘未覩豈徒然哉亦有會之言耳韻書脩載人多雜用無倫以予論之其可入詩律者不過數字情景際會之間自有若個現成韻不期而湊若天所造自來名家不能柰用一字別捨一韻如聽軍符敢踏寸趾蓋律之嚴也如此彼十五國風各一其聲自以方言借叶唐用韻語取士天下同文無復參差其口者大都誦律千首乃知其解清圓虛至只有此數字玲、在唇吻之間會者可不思而

得之今韻府韻會等書大指考正偏傍本造字之始義又或諧叶半聲切響世子相權以定宮徵之教云耳余所論獨在韻以諧聲一語此机妙于寥廓虛響之表又中唐以來人至今未覩者律有審聲知律高雅君子得余說而繹之<sub>之</sub>大樂可諧天人可降靈烏可招而下也平韻三十得七言詩如干首仄韻亦當如是推

兩支集序 沈懋孝

自代近文籍盛行凋樛斷觚各持勝場于天下周漢來二千年間不燼咸陽之焰將充塞無已時此如我大江

明文海  
以南菰蘆管蒹之間更無寸莖不生世界矣蛩响蠅聲  
家、有喙三尺不以覆甌亦以突木芟之弥煩剔之弥  
蔓余所以掩卷而切恨、者也若夫繩契竹書明滅三  
五之前丹牒綠圖秘密神靈之府四庫八館零落乎銅  
銳之棘藪架蕭臺刊削乎蠹魚之肆學士家所藏更鮮  
竒文密藏大半是文章藻潤書耳中郎之東觀諸者之  
百藏正當比之瓊笈瑤花種之不榮覓之希觀令人寤  
思千古撫其遺目邈然抱不追之歎豈非一大可惜事  
乎余嘗編秦漢至今之文為三尺重裘者八十種曰文

海而新學苦其難徧也他日與朋儕謀者曰學不博即  
陋博而不清令人底滯不發方屈首博士書止有兩眸  
所注兩握所披光陰馳于前毛髮焦于下烏乎而定至  
大之倪烏乎而定至細之倪乃又取班固兩都以下文  
筆弘鉅者為一種如干首取漢翻八閩告諭父老以下  
文筆簡奧者為一種如干首相與定其編次物不易舊  
義例維新雖長短間尚有遺美鴻裁健筆斐時文林離  
而合之亦足清心目而新觀覽余為名之而序之余聞  
物有大有小金支之鳥生乎空窮拔羽高翔若半天下

其力足以擘滄海之波取馮夷之寶此扶搖九萬儔也  
黃支之犀頂立五寸角、獨正中一竅靈尖冲霄萬丈  
明月之光在其崑崙亦驪宮領珠之匹乎天地間大有  
大之林小有小之羣從其大而大之則已莫不大從其  
小而小之則已莫不小雖然道何期于大小小之而大  
神無痕也大之而小精無隙也文烏乎而定大小之倪  
哉故崑崙壁府萬寶畢陳玄象心符提斯文之正印韶  
夏莖英三代並奏雅絃曠律追大始之完音將非大小  
有宜物情有適汪洋求之顛倒眊之靈物之來惟人所

召者欵得所大可轉而之小得所小可轉而之大博能  
約不博不約忘約能博不約不博妙達斯旨兩擅鼓旗  
抱玄珠而冥罔象御箕尾而翔紫霄藉令冊府真靈者  
盡發其清英特捐其氛穢上古秘寶浩、淋漓如在五  
百元氣間將非斯文<sup>人</sup>之物已夫、非斯文之幸也已

校刻爾雅注叙 沈懋孝

按漢書稱爾雅二十篇不著作者名氏晉郭景純璞所  
注者止十九篇叙稱此書興于中古自漢終軍對豹泉  
厥撰乃顯揚子雲谷郭茂陵之問稱孔子對魯公宜學

爾雅蓋此書皆姬公所作以訓伯禽而抗導于成王  
史佚因以此教其子見于記禮三朝之篇蓋爾雅所從  
來矣或云釋詁一篇出姬公釋言一篇出孔子餘皆子  
夏所增漢叔孫通所定沛郡梁文得叔孫生弟子之  
口傳而捷為文學樊光孫奕輩又各注疏厥義是以漢  
初此書大重嘗列學官博士家肄習及烏外又有詩訓  
說文方言釋雅者流其說悉本爾雅故稱九流津涉六  
藝襟帶姬孔餘馥游夏瑯膏學覽者潭淵摘辭者厚籍  
嗚呼彥和所詡述豈虛乎哉余以為詩人多識名物當

是其初學者元悉集六籍語及墳竹所傳乃始通詩大  
義其後既習爾雅乃更憑之以悉通六籍之義不知其  
初止是釋詩出游夏輩相傳故稱爾雅者兼風誦爾  
者言易晰也今世訓詁家常核字義常重複多碎言其  
工文章者氣格之與馳藻潤之與游嘗不屑如學究輩  
深味其義至乃談道解玄士遠離文字則又芻狗一切  
不之省也韓退之嘗言學者宜貫通文義蟲魚小察無  
以經懷朱元晦自言一生訓詁埋沒敵楮堆中不若漢  
儒止釋名物字義令人自思更覺意味深長也由前言

之可以取細瑣由後言之可以盡微渺二義無殊余是以兩著其說為古人以爾雅列九經既以集經還以訓經使今世哦經之士人真一冊郭注案頭倘于古文重襲可無情為景純所云擁篲清道庶幾將來博雅好古有涉斯津者余為後生日跋注焉

沈樞

考周易古義統編序之福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十六

著述

律呂正聲序 李維楨

其不佞往承從史館與脩肅皇帝寔錄見藍山丞王邦直上書言事世宗善之下所司無以官卑廢言稍為斟酌施行而其言多譏切時政犯忌諱卒以此招落終其身亟問丞生平知為即墨人起家明經慷慨有大志恥

明文海 卷三十一  
冒謁于進歸而歎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使雅頌得所  
今樂之失其所甚矣討論研索二十餘年而律呂正教  
成自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恨無從得見去之三十  
餘年丞里中人少司馬黃公開府朔方收其遺草鈔之  
梓蓋公伯父嘗與校讐焉不欲使丞没也無聞且負伯  
父師友之義而以授不佞序之凡數乙數讀而後竟其  
大致其丞自序中有圖有解有制有義有体用有統會  
有經緯本圖書合先天參畧刻應躔次按之天度中星  
閏餘五氣八風筮卦縱橫無所不符其要領則以黃鍾

三寸九分取閏人李文利之說而糾其左律為右律之  
非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兩者殊科而辨諸家以三分合  
隔八求上生下生損益之數為律管長短之誤卓識獨  
悟通灵入微然亦倣呂覽太玄而推明之確然有據至  
于節用器服八音之制歌曲之調參伍折衷最為精密  
非以私臆索無何有之鄉謬悠荒唐而無端崖也古樂  
失傳自漢司馬遷魏杜夔晉葛洪阮孚隋唐鄭譯唐祖  
孝孫宋王朴和峴李照楊傑宋郊司馬光范鎮蔡元定  
諸芳若鑿室紛若聚訟當年累世不能殫其學于今得

王丞而大學咸正固缺少司馬經文緯武簫勺群慝為  
 行其書以成一朝未備之典後有作者莫能尚矣朱紫  
 陽論樂之理載在禮樂記而惜無筦數可施丞說具在  
 誠采而隸太常奏之明堂清廟翕純皦絳洋止盈耳其  
 于正樂功可不謂孔子之徒乎魯兩生有言禮樂百年  
 而後興國家久安長治閱四甲子太和在宇宙中而正  
 教始出夫豈偶哉不幸後所私幸者束髮登朝侍教于君  
 子久每言歷差而樂止卒未有肩筆削作述之任者今  
 老矣以秦晉之後讀邢使君歷考而為之序復得序王

丞正教庶不虛此生不虛此遊耳使君嘗語不佞律與  
 歷相通而律不可為歷丞則言歷必由律作安得起丞  
 于九京而大揚推之又聞東莞袁茂文著樂書有緒未  
 知與丞指若何竊願緩須臾死以觀其成也

唐詩總序 李維楨

始黃清父紀初唐詩四十卷無何病卒而俞公臨竟其  
 事益之為六十卷則又以為未盡一代之業乃倣高廷  
 禮品彙馮汝言詩紀止全唐詩止某萬某千某百有奇  
 人千三百有奇名若詩缺疑者五十人有奇仙佛神鬼

之類為外集三百人有奇考世里序本事采評論訂疑  
誤裨官野史之說殘篇隻字之遺無所不攬摭合之得  
其百卷數年而告成蓋其難哉不佞聞教音之道與政  
通世隆則從而隆世汙則從而汙三百篇不可勝原第  
言成周上以勤儉肇基其詩為郊禋願而淳詳而中于人  
情文王文明柔順化行汝坟江漢其詩為周南召南婉  
而有致恭而不忒武成之際公旦相之反商政尊周道  
其詩為雅頌和而正華而寔晏然而有深思東周王迹  
熄其詩為變風雅若叔蕩怒而黍離哀去先民遠矣上

下千年汙隆之故瞭然指掌匪詩何觀焉然而以詩論  
世易以唐詩論唐世難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  
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哀少陵宗工曾不得一  
第右丞襍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  
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闇弱者中宗能  
大振雅道即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樸遼詩宜衰彼  
元白錢劉柳卅姑無論昌黎若山斗望犹且服膺工部供  
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大夫以  
及細民莫不為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

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机在下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八音皆詩也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進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上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大致故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体復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辨論官才勸善懲惡于詩焉資其極至于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董：可數他皆太史所采

稍為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氏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吊問遺遂以充筐篚餼卒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竒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肖古十二三六朝厭為卑近而未勝于字與句然其材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之弊而劇濯其字句以當于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体情勝則理才勝則離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

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為之中晚亦無讓也  
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俱不失体中晚人議論多  
而敦琢疎故無取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為古選不  
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  
濯<sub>也</sub>要之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况三百乎漢魏六  
朝遞變其体為唐而唐体迄于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  
如宋有出于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于初  
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  
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

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  
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尔事物情景必  
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菟隱誇新示異過也山  
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享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戍  
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緣机觸變各適其  
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惧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于悽惋  
悲壯沉痛感慨過也律体出而才下者沿襲為應酬之  
其才偏者馳騁為誇詡之資而選古几廢矣好大者復  
諱其短強其所<sub>未</sub>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体之勝攬擷

多而精華少模擬而本真漓是皆不善學唐者也嗚呼  
繇三百篇以來得失之林較然甚著公臨繼三君子會  
萃斯編如善相馬者雖于乘萬騎良駕可觸而辨僥以  
不佞言能窺一斑否贊公臨而校讐剞劂者新安吳瑄  
雅能詩

戶部疏草序 李維楨

昔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作畢圭靈昆苑列肆後宮尚方  
歛諸郡之寶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  
聚太僕之馬設導行費造萬金堂歛民田畝十錢名修

宮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西園駟分道督趣恐動  
州郡多受賕賂百姓吁嗟黃巾董卓之變乘之而起朝  
臣諫者司徒楊賜太守陸康司馬直財數人耳豈事固  
有大此者不足問耶唐德宗括富商及僦櫃質錢稅間  
架墊陌淫源兵反舉為口寔然且貯諸道貢物于兩廡  
榜之曰瓊林大盈惟李泌與陸贄數進諫而贄最力向  
後宣索秘無令相臣知泌終不言贄請罷相裴延齡極  
為忠懇而身與言俱黜于是和糴強取官市白望羨餘  
進奉門戶脚價橫政滌多藩鎮強虜干戈相尋而國日

感矣本朝靈長之祚萬非漢唐比上神聖寧渠與兩宗  
伍而數年來行事殊類之抑有甚者中官與市井無賴  
爭言礦稅率土之濱山童澤涸冢中枯骨暴棄相望雞  
犬細物負戴窮民無所得稅公私之積如掃三事九列  
以逮百司條奏利害汗牛充棟率報聞罷而中官用事  
者膽挾益殖小有齟齬文武督鎮之臣或戍或逐監司  
郡邑之吏鄉大夫孝廉博士若富民大姓下詔獄益死  
者駢首天下重足側目盜賊麻沸而莫之省改也司徒  
陳公領部事以來前後章數十上明暢剴切凡數千萬

言唇燥舌敝其涉外庭者十或得一而至于發私藏損  
浮供停採權罷中使如水投石不入矣諺曰借車者馳  
之借衣者披之漢靈之為帝也非所必得制命于五侯  
十常侍之手姑自封為快而已天子歷數在躬纂述大  
命而不以天下關其心何也德宗懲蒙塵之苦報瓜果  
以官喜醉人為瑞享之聚斂措紳中裴延齡趙陸贄之屬  
挹損之其播惡溢于漢崔烈輩今諸文臣無為逢也軍  
興無錙銖仰給也潢地弄兵旋即撲滅勅者東倭西夏  
與諸播亦僥就芟夷上意驕而四方變告若災異謂是

調唱我耳益中距而不信臺者耳目之官曠廢不置宇宙以來未有伐山鼓鑄無所不及者皇陵皇都地脉斷傷而不惜元子年二十而不冠婚朝堂累瓦礫草莽而不顧第為之號曰以資大禮大工云耳持籌握筭下同賈豎非是物也食不甘寢不安何積朽蠹將以遺所不知何人乎情理不可以推求事形不可以測度至此極矣陳公其如之何漢唐臣主不大闕隔時造膝而進言楊竒因問訊諷靈帝優容之而泌贊則德宗所鄉慕委寄之臣也燕間碩問道才歎納牖犹能挽回萬一迨來官

府離絕上久不視朝大臣如有陳公者不識何狀又安能歎其德望察其誠悃而行其論議哉此不必得之數也中外言者誠象不在其位要以一疏塞責苟成已名陳公任事之人與言事者殊科劇心疾首竭股肱之力無復餘方事不可任而至於言亡不見听而藉之豈其翹上之過為名高小臣不引身則結舌大臣身係安危國同休戚何所逃之是草也倘亦知我罪我之意乎東京諸君入告之辭存者僅有獨李唐陸贄奏議于今誦之不哀公諸草大類贄所稱引傲戒拳亡以漢唐未造

為啟鑒賴社稷宗廟之靈言不中耳讀是草者有賈太傅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矣

新安文獻續志叙 李維楨

程篁墩先生新安文獻志歲久漶滅里人畢侍御孟侯更行于京師會館中京師之有歙會館蓋吳內史雲將首事館成而內史續志以為程先生書成于弘治庚戌凡二甲子有奇繼先生起者相望缺而不載責在後人乃謀于同志旁求大家故族鴻生鉅儒續葺之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文以言獻以人其人往矣其言則存左

史記事右史記言獻之所取徵者亦在文古列國史類如是今志分甲乙二集甲集則新安人所著文若詩為體四十自齊程郢州茂以下至明三百三十人有奇非新安不得與焉所謂文也乙集則新安人行寔凡分有類十有五自梁程忠壯靈洗以下至明三百六十八有奇外郡人作者自唐姚常侍思廉以下至明可一百二十人而新安人不與焉所謂獻也亦新安之左右史已其大體次第準真西山文章正宗首辭命而以詩餘附詩雜體之後崇大雅也其人準梁昭明太子文選稱字

朱紫陽註書稱官爵謚號而附見其名崇厚道也古全  
史中有志始自班孟堅志有藝文亦始是孟堅劉子佺謂  
一代之史何取當代之文獨宋孝王開東風俗傳故藉  
志所錄皆鄴下文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悉取當時  
撰者要以志載一郡七代不乏人自有不得也遺前代者焉今  
志例用會稽掇英集成都文類法也古史之紀獻者自  
司馬子長始有循吏儒林諸傳而酷吏佞幸之類美惡  
並載班氏因之范氏始傳列女亦不必盡有女德蓋史  
体宜然常璩志蜀郡廣漢摭為漢中梓潼士女皆賢鄉

里小生禮應為尊親既名曰獻何可錯以匪人乃其不  
見采者隱然筆削之義直在其中矣今志例用華陽國  
志法也余又論之凡事作難而述易惟為鄉國志者作  
與述俱不易而莫難于新安新安山四塞兵革患少大  
姓或十餘萬人唐宋以來支系可考先世之遺善守句  
失富者好行其德嚮慕文苑儒林雅道大興尤尊禮貴  
顯程先生而世列鄉官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有年其力  
既便菟羅而所裁鑿一時人無異議度為此志當不若  
難今新安文日盛即百工之技精麗甲天下好勝噉名

凡一切慶弔事必徵文貴者賢者以張大之竹帛金石  
汗牛柱棟迺來辭賦之業傳習彌廣往也搃野史權志  
以文獻稱誰自居于不文不獻即程先生在且未易措  
手吳內史之果于績也壯哉能任怨任勞矣

萬厯疏抄序 李維楨

今皇帝臨天下久著宿名德厯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  
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  
所稟承紛然殺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毘陵世家  
賢胄練朝章通國体思以發末俗之蒙取程先民會按

部步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

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為五十其閔切  
君身者為首而總論諸政体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  
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夷者次之而以上書終為亦四  
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興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  
與共校行之而授其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  
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具官耳目私所覩記大都有  
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寵群蟻附羶濁亂  
天下自壬戌至萬厯凡十年而厯三朝矣代者或尚清

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寔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  
氣而太剛易折于是執政綜核名寔繩下如束濕薪其  
知深而勇沉偵矚者不得要領吠影射敵株連蔓衍其  
訑也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礪少息此一變也言  
路之塞也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  
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  
驂乘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于心見以為馴  
謹而時諷言者以狗之內不沾洽而外色亦包容強笑語  
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觸聞罷而已此一變也言

路之塞也在泄沓而霍靡上久廢朝廟郊講厭薄大小  
臣不即除諸署鞠為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智御  
人者因以為利曰默足容也諫愈殫也遇主于巷可耳  
麤翹不急為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問而格非  
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于天而下逃其責此一  
變也言路之塞也在眠嬾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  
獲之間于監市履狝也每下愈况不溯其源則頽波不  
可挽不緣其督則棄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偽微暖事  
勢鼎草按是抄而約畧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

道之害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思  
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王  
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期于共濟則歸登之  
附名崔植劉覃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政多蓄前言  
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  
呂祖誨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為是抄也意倘在  
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于隱居放言之  
義論其概畧如此老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苑詩類迭後序

包節

余戊寅中之明年丁未得友人所寄楚刻苑詩類迭未  
及展卷雪涕歔歎曰茲書竟傳乎閱數百年而始傳  
傳又自余多難之後于乎信有數哉及展卷則大司馬  
龍山戴公侍御大別朱公序之簡端矣予尚何言然懼  
宋人蒐述之意泯而予又無以謝其刪校之僭可竟  
無言乎按文苑英華宋初降王之臣所成書凡千卷詩  
一類且三百卷自梁而後迄唐季數百年諸名家網羅  
略盡世無善本往傳寫惟秘府有宋刻非校書掌藉  
官不得見或儒林之家間有善本又以卷帙浩穰望而

却走故苑詩竟無傳予自壬寅歲在告居閒則取苑詩而讀之迺知其續昭明而成者也詩自梁以前備于選梁以後文苑盡矣其部分類別亦祖選例夫茲二書上下數千年詩人原委脉絡繩系相屬豈不彙一大成哉特苑所載采獵汜濫簡覈或寡迺因其部類剪刈繁蕪大率梁陳周隋間南北人之靡麗甚者晚唐人之纖弱者盡去之十可八九其魯魚豕亥亦稍亡校定得其詩三十卷凡三閱歲始訖事題之曰苑詩類選乙巳之冬携以入楚屬校于王龍田給舍屬梓于何月梧太守未

一月而予以奉法無狀逮行旋流戍湟中矣烽燧之暇固未嘗一日不夢寐之迺茲竟傳者毋迺同好之意而文苑數百年所遭會其在茲乎予嘗見論者謂齊梁而下靡麗可盡刊削審若是則漢魏無支裔而唐人無本始耶夫以齊梁陳隋上遡漢魏則古風之變下沿唐人則又近體之祖彼其時陰何徐庾之徒比肩並跡傑然名家者無慮數什輩均之洽學瞻才裂錦裁璧燁如春葩迅如飈起豈後世綴詞之士所能彷彿使其在建安黃初豈不能為東阿仲宣使其在唐豈不能為陳拾遺

特其一時君臣習尚喜為綺靡駢偶之句媚思柔情類多脂澤鉛華然陳詩審音亦一代之風也芍藥桑中三百篇不遺豈非以政治得失世道汙隆因而致見者哉及觀唐之帝王才如太宗猶效庾信體詞臣之才如李白猶句似陰鏗况其下者乎唐人效似率不外梁陳間諸名家非近體所從來者哉豈惟唐人宗右之其在當時即已標榜題拂教價隆貴故有吳均體有徐庾體沈約之稱何遜則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徐陵之薦陰鏗則使賦安樂宮援筆立就此皆吐曜舒華煒燁一代

照乘連城曾何足云迺槩謂齊梁而下可盡刊削此典耳食何異夫詞賦之學本屬藝下世道輪趨波頽湍逝即使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已無復風雅之遺齊梁而下可復求脩耶况去古日遠文多散逸兼以綜輯之家束于好尚若唐人李康成輩所輯選以後之詩有麗則集有玉臺後集今皆不可復見若姚合高仲武輩以唐人而選唐詩又皆畧盛始而詳晚季迨及宋儒品裁多主義理限局拘方百不能存二三故西山正宗所選詩賦肇自擊壤下暨韋柳不過數家數篇遂使歷代奇葩委

置離落凌溷彌年幾同朽壤斯詞林日以凋謝而大雅之所想望者歟迺詩苑網羅六代籠罩三唐武德貞觀間所不傳之詩所未聞之姓氏亦畧槩見庶几博雅之士大嚼於屠門屬厭于齏俎尚復有遺思哉於乎和玉隋珠世無完質點瑜粒屑即足為奇此予僭為迭苑之意也雖然予於茲迭凡三感矣疇曩之暇謝病屏居枯槁山澤則于採藥遊仙遁棲覽眺之詞有感焉既病起贅員身麗日月則於侍晏巡幸應制之詞有感焉想賡歌于虞庭慕卷阿于周室謂可希覲萬一迺竄徙

山陬羌酌典徒則於婕妤明妃閔山隴頭之曲三致意為詩非緣情而動感物而生者哉何近世作者徃：戾性情而就景物殊失迭意矣且予一人之身而所遭間逸達遇患難苑皆兼而有之非其所蓄富能然耶苑之不可以無傳也有是哉

初唐詩叙

王格

昔唐之有天下也其文蓋屢變焉而詩因之故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別學者多稱盛唐尚矣而餘畧焉余觀中唐以降雕章縟綵刻象繪情多浮靡膚露之詞乏

古者雅馴之体絀而不取誠所宜也至乃初唐居近体之首質而不俚華而不艷其渾厚蘊鬱之氣有足观法者余嘗總括上世作者之家品其大較以為唐人斯作亦犹三百篇有殷周之盛賦有屈原之体五言有初漢之辭皆當變更之始為創制之宗譬諸天地初分百為未備雖風教朴野而元氣藹此也美乎樊子推言之也曰如池塘春草又曰如未放之花斯不易之論矣非篤好苦學心知其意何足以語此余故為叙列其因以貽來者有所藉憑焉

諸儒講義序

劉蕡

程朱出而傳註多學者之至幸也亦學者之至不幸也蓋嘗觀于貧人之稼矣佃田貸種汗血風日眼穿雲霓以期有秋幸而不為旱潦蝗螟之所妬公私逋欠之所分則粒視黃金顆視珠玉煮蔬藿以佐食力齒頰生香而有餘味是何也得之之難也又嘗观于富人之稼矣柙有牛庾有種耕有減獲失之東公收之西公旱潦虫蝗不能多為之侵築場納稼主人首領權量而已及其付之饗丁侑以珍鼎異品滿前疑于舉箸豈辨麥稻粱

之味是何也得之之易也今之學者何以異于是七十  
子之後日不見載藉而斐然成章古人有老而後見完  
本論語聘上國始見詩之風雅頌適魯然後見易象春  
秋甚至乞于鄰剽切于市借觀于秘閣者其書之難如  
此故其潛心積慮力索強探一旦豁然貫通則沛然矣  
今則典籍愈多訓詁愈明而人愈懈未見有窺至理成  
大儒者以其道理易見無復体認精察之力雖三尺童  
子亦解執繩墨以議論古人其于身心情如也况乎科  
舉之業得失之心趣之哉然則多書非學者之幸矣此

編非諸儒之極至予愛其有益學者身心性情故重鏤  
焉非欲為傳註贅疣也後學劉蒞序

書五經白文後

楊濬

右五經白文知耀州進士王穀承吾檄刻以傳世者五  
經之文誠浩瀚而先正鄭教授嘗以為周易尚書毛詩  
春秋左氏傳禮孝經論語孟子大小經合四十八萬二  
千二百有六字止以中才為率日誦字三百不過四年  
半可畢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然則有  
志之士尚鑒茲哉

楊用修菴林伐山序

吳伯嶼

昔老子生于周尚以不及睹古為恨况在今人然今人  
讀古人書梯崖絕澗望古遙集若夫脫纏解糾更不雜  
互相揚榘平分案斷古之人典寸心自致矣楊用修先  
生尸古鑄今其咳唾散落珠流而璘結郁、盛哉菴菴  
林伐山特腕脰之一鬻耳夫取材于山所由來矣山自  
五嶽而外如終南固一大阻其間異物之類不可勝原  
東方朔嘗謂百工取給萬姓仰足韓昌黎亦云架庫廡  
而銜瑩繡以此推之山何如護畜也夸蛾負而厝焉其

事渺矣必若所稱從天作之奇而荒之相與刪繁剔冗  
開異蒐奇因以飲神漢之水問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飯  
餐柏上之露掀翻宝藏不由斧斤亦大勝妙哉故伐材  
者有盡伐山者不憂材盡在斯編牧蓋其薈撮墳典以  
及仙經佛偈齊諧唐韻凡天地之紀人物之變典夫夫  
喬飛走法畫彛尊茶寮酒醬之屬盡從單詞片字中挖  
冥搜玄析疑培豫如此禹圭舜琴堯土杯居然千古法  
物不足耳目近玩昔孫處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  
王右軍每問蜀中故跡以廣聞異大抵聞見新異是古

人第一樂事彼謝氏碎金麗沙的爍瑯琊羣贊玉玄圃  
崢嶸方斯猶為渺矣此非讀書破萬卷其將能乎然余  
謂讀書政不易能箱盈石積膠繭作兒女子語書而腐  
耳即以用修之稽古批駁不為不該正楊諸家詆訶而  
論難之如是編所載舉案一語猶可彈指何況天祿諸  
事在用修亦自言之矣曰安敢駕策古人借以耗壯志  
遣餘年耳夫吾党亦何必為用修解也要以秦漢而來  
經畬史數榛蔓已極援引評擊窮秋毫之遁情扼夏虫  
之積疇諸凡用修所芟正而廓清者真可謂古人功臣

不然徒以辨博而已遺其遠識灵心政似搜斷瓦零甌  
于鄴都遺勝曰此英雄之極思也然乎紘而矧于執其  
一漏以為博物病也余又謂士當窮時呻吟經生語未  
遑他涉才一適意勢灼名薰徹帚棄之徒重尤秦焰也  
奚為用修少游金馬晚戍碧鷄百函俱發千古自命儻  
謂開山居士非邪則是編之傳豈但蓄德消鄙旃檀熏  
而芝蘭馥亦以指陳覺路吾党之家山也仰止焉而寄  
其尚友古人之意尔

遊山記序 林大春

始余忝朝紳典莆人戴子者遊嘗窈高其節竒其氣以  
為可許身稷契也乃未幾一麾出守尋入壺公舊隱闢  
三十七洞天以居時余亦適歸卧東山不相接者數歲  
萬曆改元戴子乃自閩入廣過潮陽訪余數千里外相  
見甚懽止宿久之余或叩厥曩所自許輒張眸不言至  
談及登臨事則躍然而喜余因歎曰嗟哉魏：乎戴君  
之志其在高山乎碩山有不同有得山之趣者有徇俗  
之名者是二者不可不審擇也君遊半在全廣余今請  
以廣喻夫盤互嶺表飛來吳會者有羅浮焉其中有四

百峰金沙鉄柱符竹萬松之竒是葛生之所宅也橫亘  
于溟渤之中者有珠崖千仞汪洋四望瀚海之所導也  
以大漢之強而不能至突起西北纍：若貫珠者其小  
金山乎其中有靈洲鬱水郭璞之所望而營者也翼然  
翔于吾潮之東者有鳳凰山也吟風長嘯聲聞八極昌  
黎遺蹟在焉燁然秀于吾邑之海口者蓮花峰也根連  
玉井影插天河有宋漂泊信國之所陟以悲者也若夫  
東山雖蕪名勝攸歸其靈蹤玉檢猶有存者君如好遊  
亦何必遍歷五嶽窮五原陟醫閭踏賀蘭然後為適邪

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于是戴子聞之謂余曰子言其契予衷乎因此遊山記一卷示予其所遊率嶺南諸巖洞如余前所云者蓋十二矣惟東山未至遂命駕偕往則見其奇峰凌雲幽谷產芝古柏千秋清泉四時令人輕得喪忘物我戴子又不覺爽然自失矣已復振衣絕頂濯足滄溟以及其所謂鳳凰蓮峰者而盡收拾指顧之中一是海宇之極觀備是矣乃其志固未已也猶將約余遍五嶽窮五原盡覽天下諸名山

巨鎮然後返于武夷重入羅浮歸壺公曲水而終老焉嗚呼君之志其真能樂山者歟其真得山之趣者歟世之同好者有能得吾說而存之其亦足以知君之心矣

疑畧序

林大春

學必有疑哉明不至則疑生疑無以為也學不必有疑哉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固所以求進也此皆有成論已彼立論者非故為是兩可之辭終于相牴牾而已也蓋必斟酌于疑不疑之間以求其所謂的自然無疑而後可者故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最長于無疑而獨

疑于義之為外孟子日從事于審問慎思明辨之學若  
疑之不置矣至其距邪說以正人心則斷也然必以聖  
人復起為不易吾言然則求聖賢之學者不但當知不  
疑為非是雖疑亦當知有不是者在斯可與進于疑也  
已晉江王參知先生自幼學及于優仕以經史所載聖  
賢之道問之思之辨之其有不得者仰之繼日夜終不  
自釋于疑也乃錄其自著疑畧三卷以示同志其邑人  
丁使君序之意謂朱子當年未必自以訓註為是亦將  
以俟後之君子而先生乃能上下千百載間出已見典

之辨折疑難固朱子之所取者其說備矣然余尚疑先  
生所以有疑之因意必自其無疑者致之及觀先生為  
人氣節挺不為世俗邪跛之態至蒞官表樹必裁之  
義以正人心蓋得之學問思辨之功為多向使先生果  
于自是而不求諸心其于聖賢之訓自以為一無所疑  
則今之為告子之疑者又不知何如也独惜疑進方殷  
未見其止充其志殆將求至于孟子自信聖人之地而  
後已者詎知業未竟而不幸賣志以歿遂成先生之疑  
于永世也豈不悲哉初先生以序屬予心許之及先

生歿而使君復以遺言請予因為之論著其指如此聊竊附于延陵季子掛劍之義云爾

畫簾緒論序 王傑

畫簾緒論宋括蒼守胡太初所著嘗梓行之以治七邑也者論凡十五篇合萬有餘言自盡已臨民以至審勢利遠嫌疑為邑之道大率畧備誠有民社者所宜佩服而不忘也由宋以來此論久不傳吾常貳守謝君庭桂近自京師得摹本以歸適進士何鑑來令宜興請刻焉蓋治民之職令最難其下與民相狎而上統承于郡于

藩憲于省部狎斯玩統承斯廢格不行加以豪胥黠吏

夤緣其間投間隙以撓之譴訶汙蟻百責攸萃使令非

仁明修正敏辨而果斷而尤濟之以博雅行之以忠信

欲望其成治功以追古賢哲是誠有難能者也此論凡

人情所繫事機所伏民隱吏慝之所在蒐獵無遺蓋典

縣務綱目作邑自箴諸書相表裏太初之名不見于史

傳其守括政績亦無考然即是觀之亦可概見其為人

矣元祐中呂惠卿留守北京作縣法一書說者謂雖古

今事殊而大体不能越惠卿小人之雄于才者其跋述

雖富然以法令居首教化居末可知其為俗吏其有愧  
於太初多矣今之為邑者果能究心於是書玩索而推  
行之牛刀製錦之賢未可遽及其于理劇邑如山陰晝  
日垂簾門階間寂蓋恢心乎遊必有餘地矣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五

